

◎鸳湖闲谈

## 唐兰的四首佚诗

**N** 鲍志华

近日,偶在某公众号上读到王遽常先生的《五君咏》和唐兰先生的四首诗,因正在撰写《唐兰评传》,而且这些诗均不见于《唐兰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故而有拾遗补阙之想,遂写此以抛砖引玉也。

王遽常(1900-1989),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著名书法家,字绥仲,号明两,别号涤如、用里翁、玉树堂主、欣欣老人等,浙江嘉兴人。王遽常先生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文史哲艺俱通,著作宏富。唐兰(1902-1979)与王遽常系同乡又是无锡国专同学。当年,他们两人同时由沈曾植老先生推荐给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入学之后志趣相投,遂成莫逆,关系非同一般。据说,出身世家的王遽常,平时不太搭理别同学,偏爱和唐兰终日相伴。有时雅兴大发,当街高声吟唱杜诗,或登山临水或彻夜长谈,于是便有“王奇唐怪”的趣闻(见当时《申报》之报道)。

王遽常于无锡国专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其后他从无锡、苏州到上海,从上海交大到复旦,一直在高校从事教育工作,堪称桃李满天下。他以书法家闻名于世,其精于书法,推想起来,也是源出其师沈曾植,沈曾植老先生可谓“简牍书法实践第一人”。王遽常先生也在当代被誉为“书圣王右军传人”,颇受中外书法界的尊崇。

王遽常的《五君咏》和唐兰的四首诗都由王遽常写在专用的书笺上。《五君咏》自然应当是写给五个人的,写唐兰的这首居首,诗云:“兰君振奇人,奋笔清今古。冷暖早忘情,形骸遗喜怒。缃幽烧一灯,济胜摇双橹。大气独往来,自寻玄玉圃。”王自注曰:“君考古缃幽绝险,颇能发前人所未发,冥心

独往,不喜依傅前人,而往往暗合于前人,与余有私契焉。”

这是一首赞誉唐兰的诗,说他真是才能出众的人,挥笔书写,贯通古今,早就忘却了冷暖,把形体与内心的喜怒都抛却。为探究幽深之处的知识,唐兰点灯前行,在学术之海划着双桨出发。他气度宏大,独自往来,自己去探寻那玄妙的知识园地。王遽常的《五君咏》约作于1923年,那时他与唐兰已从无锡国专毕业,唐兰去天津做诗人、教育家、清末重臣周馥第五子周学渊(1877-1953)家的西席,他在异乡客地思乡心切时,“喜得黄门五字诗”,获挚友《五君咏》后,他写了这四首诗回赠王遽常。其一云:“七日离怀成短梦,一天风雨阻乡思。偶寻朱槛增愁里,懒对青山读楚辞。满毕气腾龙未厌,系书铃重雁来迟(句下自注‘别来日日望音问’)。小窗独坐无聊甚,喜得黄门五字诗。”其二云:“酒阑犹忆碧漪坊,秋柳新诗独擅场。岂敢虚名齐李杜,但惊下笔动光芒。茅根误引成知己,竹叶于今已饱尝。为问莼鲈风起未,南湖烟雨正相望。”其三云:“郭南郭北长相过,春日曾经烂漫游。范蠡祠边晴晒网,落花桥下雨移舟。共探幽境丁丁远,每索玄思乙乙抽。心赏目留成往事,艰难今日怕登楼。”其四云:“但觉榴花照眼红,荷珠点滴任西东。积束总雨终圆净,排去罕愁更浑融。小别即今成振望,新诗誉我可由衷。复堂七子应传语,师友平生畏阿戎。”

唐兰的这四首诗,王遽常抄写在印有“明两庐”“嘉兴王氏藏”的书笺上,前有“和诗”两字为题。王氏之字识别度高,识者一眼便能识得。这四首诗,《唐兰全集》未曾收录,显然是佚诗,但是否即是《五君咏·唐兰》

的“和诗”,不敢贸然遽认。有位市诗词楹联学会的朋友说,从我国古典诗词创作的传统来说,唐兰的这四首七言律诗不是和诗,这是因为《五君咏·唐兰》是五言律诗,且用韵亦不合。但唐兰这四首七律,既然王遽常先生注明“和诗”,是否王氏另外撰有五言律诗?于是唐氏原韵奉和?遗憾未能在公众号上见到王遽常的整部诗稿,只能存疑。这位朋友力赞唐兰的诗写得好,他说,“唐先生的四首诗功力非凡,用典精准,二十多岁青年人能写出这样的律诗,的确是非凡也!”我也赞同这观点,但我认为,从唐诗“喜得黄门五字诗”“新诗誉我可由衷”等句看,这四首诗应是唐兰的应答之作,且从“南湖烟雨正相望”“范蠡祠边晴晒网”等句来看,与其晚年答朱瘦竹的“茗饮南乡”“鸳湖放棹”等佳句是如此相似,可以确认此系唐兰先生之佳作无疑。

王遽常的这首诗是对唐兰的真诚赞誉和贴切评价,很合唐兰的心意,故在答诗中有“新诗誉我可由衷”一问,可见他很在乎老同学的“誉我新诗”。附带一说,天津《商报》的文学周刊(1930年3月4日第21期)曾刊登一篇《王绥仲兄婚礼序并诗》,是唐兰贺王遽常新婚的,其中的五言诗云:“君与我同里,同门复同岁。我拙不知学,蒙君屡拨翳。半载与君违,归来日数诣。论旧亲肺腑,狂谈以夕继。匆匆又别君,不见作新婿。当此会佳日,遥祝得贤俪。后嗣其益昌,白头长相系。贺君应一笑,大言非常理。”推想这首诗应是写在前文所述的四首诗之后,写于唐先生离津赴东北之前夕,诗中洋溢着真挚的友情和衷心的祝福。

王遽常和唐兰两先生彼此相知,真挚的友谊历久弥新,可谓学林一段佳话。

◎百姓饮食

## 桂花蜜糖糕

**N** 姚孝平

今年的桂花开得比往年迟,但迟有迟的好处,让我对石门镇的桂花与美食多了份期待。秋天总会来,桂花总会开,石门的蜜糖糕也总会有。

石门,这个人们印象中历史厚重的江南小镇,其美食也相当丰富。石门以年糕出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形成了众多品牌,桐乡市场上出售的年糕,大多来自石门。而石门桂花村,以“桂花”命名,广植桂树,金桂、银桂、丹桂,品种繁多,绿荫遮盖。聪明的桂花村人,将作为观赏的桂花与食用的年糕结合,制成了独有的“桂花蜜糖糕”,实属绝配。相比其他桂花制品,蜜糖糕方便携带,是秋冬季节很好的食品、礼品。桂花蜜糖糕还是嘉兴市、桐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桂花蜜糖糕,呈长方形,两个火柴盒这么长、一个半火柴盒这么宽,颜色有白、黑、黄、红等多色,对应的口味是原味、黑米味、南瓜味、红糖味,上面撒着金桂的花朵,嵌着两条青红丝。每块蜜糖糕覆一张透明薄塑料纸,包装简易,形象可爱。蜜糖糕具有香、软、弹、滑四个特点,需细细咀嚼。咬下一小口,嚼几口后,甜味才慢慢释放出来,然后越嚼越甜,甜味和香味从齿间悠然溢出,滑入肠胃。且不黏牙,老少咸宜,尤其是“糯叽叽”,一定喜欢。

桐乡屠甸有一种本土美食“金镶玉嵌”,也叫蜜糖糕,和桂花蜜糖糕比,材料不同,各有滋味。知名的还有高桥的“高桥糕”。这些江南美食,就地取材,凝聚了当地人的智慧,寄托了老百姓的美好愿望,成为人们舌尖上的记忆。江南水乡的小镇,藏着风景,也藏着可带走的美食。它们待的地方小,发明者、传承人不善于包装,更没有花大钱去大规模宣传推广,一如淳朴的农民一样,需要人们去寻找。寻找会带来惊喜。拐进桂花村那条偏僻小路,一把大伞下,卖蜜糖糕的老汉安然坐着,静待游客。他和风景融为一体,你若走进,风景便也把你包裹了。



◎嘉兴诗话

## 南湖菱诗话(下)

**N** 张建华

清乾隆年间,嘉兴人项映微在《古禾杂识》中写道:“菱以南湖产者为最,所谓南湖菱也。角圆而壳薄,肉细而味甜。”明确指出了南湖菱的产地和品质特点。清代是南湖菱诗话的鼎盛时期,许多文人墨客以诗笔描绘南湖菱的美丽与独特之处。如清初诗人朱彝尊在《鸳鸯湖棹歌》中的有关于南湖菱的诗句:“江市鱼同海市鲜,南湖菱胜北湖偏。四更枕上歌声起,泊遍冬瓜堰外船。”这首诗描绘了南湖菱的独特美味,在与其他地方的菱角对比中,突出了南湖菱的出众,也展现了当时南湖采菱、卖菱的热闹场景。

此外,清代诗人申蕙的《鸳鸯采菱歌和韵》,也是一首描绘鸳湖(即嘉兴南湖)采菱景象的诗歌,“小小菱缸水面浮,明湖一片漾新秋。日斜荡桨中流去,爱取菱花插鬓头。”

诗人通过描绘采菱女的劳作场景,展现了南湖菱采摘的诗意与浪漫,生动描绘了采菱女的优美姿态与南湖菱的丰收景象。

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关于南湖菱的诗话依然层出不穷。这些诗话不仅继承了前人的传统风格,还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和审美观念。如现代诗人和作家在描绘南湖菱时,更注重表现其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将其与江南水乡的风情、人们的乡愁等紧密相连。如郭沫若写的“菱角无根随水活,一船换却旧三才”,赞美了南湖菱的生机与活力,以及它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南湖菱历代诗话的文本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以上概览仅选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诗话进行介绍。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南湖菱历代诗话的窗口,进一步感受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完)

◎南湖诗情

### 海宁尖山之巅看游客滑翔

**N** 武桢

年来久未写辞章,暑后宜游天气凉。曲水搜肠有几字,远峰浇垒可千觞。自然进退分高下,何必炎寒论短长。且看人间潇洒事,尖山落日漫回翔。

◎嘉禾街巷

## 金光灿烂三塔路

**N** 禾尚

据说,三塔路这条道路在三塔建造矗立之前早已存在,是一条拥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古道,自秦始皇开凿江南河陵水道起,这条路就与嘉兴运河一同见证了历史变迁,隋朝时期隋炀帝进一步拓宽和疏浚,使其规模大增,并与京杭大运河永远联系在了一起。

因有三条大河在此交汇,此处水面开阔,遇有大风时更是波涛涌动水流湍急,船行至此十分危险,容易发生帆倾船翻事故,所以古人给此地取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叫白龙潭,认为这是因为水中有一条白龙在作恶搅动。到了唐朝李世民贞观年间,所谓天下之道,贞观者也。唐太宗广施德政,大唐国泰民安,成为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如何应对这条水中的恶龙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大运河畔的三塔应运而生,白龙潭大约从此时起易名三塔塘。自从三塔建成之后,往来的船只安全了许多,当然这并非得益于三塔的镇压之效,而是因为高高的三塔起到了警示作用,过往船只到此一见此塔,便打起精神小心翼翼,或者雇用纤夫帮忙,所以从此不再发生船覆人亡事故。

今天的三塔路路径与古时大致相同,但景观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穿过西丽桥,一路向西,左手是宽阔的大运河,河面上波光粼粼,鹭鸟翻飞,右手是岳王祠、血印寺,都是老嘉兴有文化底蕴有历史渊源的场所。再走上几百米,便到了三塔所在的三塔公园,也就是古时叫白龙潭的地方,当年的茶禅寺据说苏东坡也来喝过茶,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龙舟驻泊过的码头,就在现在的龙凤大桥桥墩下。

每到深秋时节,三塔路就成了一条网红路,道路两旁金叶翻飞的银杏树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打卡,当初修建这条路的时候,不知是哪位天才在道路两旁种上了银杏树,十几二十多年过去,银杏树长大成人,喧宾夺主,生生把三塔路改成了银杏路。

也许是建设者、设计者深谙古嘉兴的历史,因为这一段是古时的重要寺庙所在,唐朝初建三塔时三塔旁就建有龙渊寺,五代时改名保安院,到了北宋景德年间又改名景德院、景德寺,据说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曾三次到过嘉兴,都住在景德寺。后人景仰苏轼大名,在寺院的东禅堂建一煮茶亭以资纪念,景德寺被毁于方腊起义战火,以后历朝历代都有重建修缮。到了明朝宣德年间,景德寺西侧为被镇压在三塔下的白龙建了一座庙宇,嘉兴人称之为顺德龙王庙,从此又有了大旱求雨的职能,据说还十分灵验。成化年间嘉兴大旱,知府徐霖请来修真观的道士沈嵩高求雨,沈道士作法刚毕,人还未及转身,一场暴雨倾盆而下,徐知府大喜之下作诗曰:“道人掌上一瓢水,太守城中行顷禾。好雨四郊流帝泽,清风随处听吴歌。”

其实早先银杏树并不多见,主要在寺庙里种植,这里有个缘由,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菩提树因此以神圣的姿态跻身圣树之列。但菩提树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不适合我国的气候环境,而银杏树有着植物界“活化石”的美誉,生长慢、寿命长的特质使银杏树本身自带光环,充满灵性,与佛教的气质非常契合,所以银杏树就被佛门子弟选来作为菩提树的替身与佛教结下因缘。

银杏树作为三塔路的行道树,既吻合本地的历史人文,又为嘉兴添了一处新的网红地,银杏树树干挺拔,枝形刚柔相济,到了深秋时节,状如少女裙裾的树叶更是在秋风中翩翩起舞,由绿转黄的过程中富有层次,直至最后金黄一片,放眼望去,“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浓浓秋意惹人心醉,间或配以红红的乌桕树和红枫鸡爪槭,秋日的美景真让人流连忘返,不忍离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嘉兴大运河畔的三塔照片曾作为京杭大运河标志性风光图片在美国著名的《国家地理杂志》上向全世界推广,今天的三塔路更有理由更有资格让我们古老的大运河金光闪闪。